

春秋左傳類解

春秋左傳類解楚卷之二十

蘆泉劉績編註

楚

辛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爲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爲祝融生陸終陸終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二人焉長曰昆吳名樊爲己姓封於衛墟爲夏伯湯伐桀滅之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墟周時爲胡國楚滅之三曰彭祖名翦彭姓封於韓大彭之墟卽彭城也爲商伯商末始亡四曰會人姪

姓封於鄭墟五曰安曹姓封於邾之墟六曰季連辛

姓

音米

季連之苗裔鬻熊爲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武

勤勞之後嗣得鬻熊之曾孫熊繹封于荊蠻胙以子

男之田居丹陽

按傳釋碑在荆山荆山在今襄陽則丹陽在荆州枝江漢志以爲在江都

之冊陽或以爲本在歸州皆非

繹子熊艾生熊黜音能黜生熊勝能

勝以弟熊揚爲後能揚生能渠卒中子能擊紅立擊

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能延卒子能勇立十年

卒弟熊嚴繼立十年卒子伯霜代立爲熊霜立六年

卒少弟季狗立爲熊狗立二十二年卒子熊罟立九

年卒子熊儀立爲若敖立二十七年卒子熊坎立爲

宵敖六年卒子能响立。响音為蚡冒立十七年卒其

弟熊通弑蚡冒自立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

秋其後徙都郢改荆號楚今江陵縣東北三里有舊

郢城。地理志文王自後遷于郢襄陽宜城縣西南有

郢亭山。昭王畏吳自郢徙都名郢為郢至頃又遷壽

春今鳳陽府壽州也亦名曰郢。考烈王畏秦自惠王

章八年獲麟傳十二主而秦滅之

武王。名熊通霄敖子蚡冒弟十九年入春秋莊

武

辛未桓二年 ○蔡侯桓鄭伯莊會于鄧。杜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蔡地

也非鄧國鄧國在義陽鄧縣按漢汝南郡有召陵縣  
南陽郡有鄧縣召陵故城在今鄧城縣東鄧縣即今  
襄陽府北二十里鄧城是也唐置鄧城縣公羊曰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耳以鄧為國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  
憑陵江漢蔡鄭同姓

近楚故懼  
而會謀

乙亥桓六年楚武王侵隨杜云在義陽隨縣漢東  
姬姓國今德安府隨州使遂

章求成焉遂巍上玠胃子食  
邑於遂為楚大夫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

隨人使少師董成董正也督也  
少師隨大夫闕伯比言於楚子

曰伯比楚大夫令尹  
子文父若敖之子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

然我張吾三軍張大也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

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

自張

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

以張之。

羸弱也。

熊率且比曰：

音律沮楚大夫。

季梁在何益？

隨賢臣。

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

言梁不如少師得君。

今雖聽梁不聽少師，終亦必聽少師也。

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

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

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

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

君不自利而思利民於民爲盡心。

祝史正辭，信也。

君無過而祝史可直告於神爲

無爲今民餒而君逞欲。

忠不

祝史矯舉以祭，信。臣不知

其可也。公曰：吾牲牲肥腍。

牲音全，牲純色完全也。贖音突，牲充滿意。絜

盛豐備

黍稷曰菜在器曰盛每品各盛為豐無品不具為備何則不信  
言二者事

神物皆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

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彘也

謂其備腍咸有也

博廣也碩大也普徧也存畜也碩大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

乳多疾患也疾音簇疥癬也彘音裸無毛貌言牲之肥腍謂先成民富其力足以徧畜此牲其所畜

者盛又無疥癬以之備腍無不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

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言菜之潔盛之豐者謂先成民不奪其農時民和無

怨而年

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

嘉德而無違心也

嘉美也粟然清冽無雜貌言旨酒嘉粟謂先成民上下有嘉

德無所謂馨香無譏謫也指上三者言德馨香而神所以饗之故務

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

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三時春夏秋也五教傳曰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

族四謂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之夫家母族

三母本族母族與姨母之家妻族二妻本族與其

母族此謂先成民也精意以享謂之禋此謂後致

力於神也有成謂成功即敵大此言聖今民各有

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民各有心則不和故

力於神之主祀必不受福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

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丁丑桓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豐絜

八年



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

楚地黃隨不會  
黃隨姓陸

終之後在弋陽縣今光州定城廢縣西十二里有故黃城是也

使遂章讓黃楚子

伐隨軍于漢淮之間

漢水一名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經漢中魏興至南陽東南

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淮水出義陽平氏將桐栢山東北經汝陰淮南譙國沛國下邳至廣陵

海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

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

一本無師字

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

楚君必在左

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

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

隨地

師敗績隨侯逸鬪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鬪

楚大夫少師  
為隨君車右

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

天去其疾矣

謂養少師已死

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戊寅桓九年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

巴子爵姬姓國在巴郡江州縣今重慶府

巴縣韓服  
巴行人

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

楚大夫

將巴客

以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

鄧在郢縣南沔水北殺

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

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甥帥師救

鄧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

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

人宵潰

三逐巴師不克謂二甥逐圍鄧之師不能  
勝而解圍也鬬廉以巴師不知變故詐敗

以誘之衡橫也背在已後也庶分巴師爲二隊已  
橫陳其中與鄧戰詐敗鄧不知詐而逐之鄧已過  
巴師庶則自前還與戰  
巴自後戰而夾攻之也

庚辰桓楚屈瑕將盟貳軫屈瑕楚大夫食采於屈

並小鄖人軍於蒲騷則羸姓子爵祝融後杜云江

陸雲麥縣騷音蕭蒲騷卽鄖將與隨絞州蓼伐楚

師絞國在隨唐南州國在華容縣東南蓼國在六

城莫敖患之莫敖楚之官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

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君

次于郊郢以禦四邑郊郢楚地在我以銳師宵加

於鄖鄖有虞志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

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

濟益以遂其事也

對曰師

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

出又何濟焉

成全也

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

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鄖既敗四國不至故屈穀

終與武軫盟而還

辛巳桓十二年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

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

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

北門而覆諸山下

楚師在南門故於絞北門山中采樵以誘其出坐北門以阻其

歸而伏兵於采樵山下

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城下盟諸侯所深耻

伐絞之後

楚師分涉於彭

彭水出新城北至南鄉彭筑陽縣入漢

筑陽廢縣在今穀城縣東四里

羅人欲伐之

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今襄陽府南

津縣東南八十里有羅國城後徙南郡枝江縣

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

羅使

大夫謀伺且三徧數其師言不展楚所以見伐

壬午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闔伯比送之還謂其

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

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

鄧國女曼姓

鄧曼曰大

夫其非衆之謂

意非在益衆

其謂君撫小民以信

士訓

諸司以德

將佐

而威莫敖以刑也

畏莫敖以天討

莫敖狃於

蒲騷之役

伍懼也

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

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以信召

諸司而勸之以令德。以訓諸司見莫敖而告諸天之

不假易也。言天不假備慢易之人必敬不然夫豈

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頡人追之不及。於

莫敖使狗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於

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

盧戎兩軍之。我南蠻也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楚群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治音野楚子曰：孤之罪

也，皆免之。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于焉以伐

隨

杜注別亦楚也尸陳也武王更爲楚將齊將按陳兵法子青結戰也使師皆持戟

大廟故

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蕩動也鄧曼歎曰

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

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

行國之福也

薨於行不喪即死於敵也

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

櫛音門木名今應城縣南有櫛也

令尹闞祈莫敖屈重除道梁澹

營軍臨隨

除辟除也澹音許水名釋例義陽麻西有澹水梁橋也營築軍壘也

隨人懼行成莫敖

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

汭音芮水曲也

濟漢而後發喪

文王

名熊黃武王子莊五年即位十九年卒在位十五年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癸巳莊六年

楚文王伐申過鄧

申伯壽姜姓國在漢南陽郡宛縣

鄧祁

侯曰吾甥也

祁諡也姊妹之子曰甥文王乃鄧曼所生

止而享之驪甥

聃甥養甥

驪音錐皆鄧甥也甥壯於舅氏者

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

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

及圖之乎

後君欲殺之若噬臍喻不可及也

圖之此為時矣鄧侯

曰人將不食吾餘

食吾餘食而求相依親也對曰

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

凡祭必薦

毛血故曰血食

弗從還年

伐申還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

伐鄧滅之

莊十六年傳然言之



己巳年莊初楚武王克權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使鬬緡

尹之以叛圍而殺之緡音民楚大夫尹遷權於那

處那處楚地名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漢編縣在今荆門州使鬬敖尹之亦楚

夫大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人

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乘勝遂攻楚城鬬敖游涌

而逸鬬敖不能守郡處游涌水而逃涌水在南郡華容縣楚子殺之其族爲

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丙午十九年春楚子禦之禦巴人爲巴大敗於津禦巴人所敗津楚

地或以江陵縣有津鄉還鬻拳鬻拳楚大閹故遂伐黃

敗黃師于蹇陵黃地音蹇又蹇還及湫有疾湫子小反楚地南郡

東南有泚城

夏六月庚申卒

錫葬諸夕室

地名亦自殺

也而葬於經皇

經皇塚前闕生守門死亦不失職

初鬻拳強諫楚

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

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閹謂之大

伯

伯長也為門官之長闕守門諱以昏閉門故為闕亦主啓舉昏以該之也

使其後掌

之

世襲此職

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

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言受君明非臣法也

堵敖

名熊繇文王子莊二十二年即位二十三年繇古艱字楚人謂未成君為

堵敖

成王

名頤

堵敖弟文王子弒兄自立莊二十二年元為子弒在位四十六年諡法

安民立  
政曰成

庚戌莊二  
十三年

○荆人來聘

○穀梁曰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

再

前此稱州以狄之今稱人以嘉之者朝聘乃中國事荆能脩之就嘉其慕義不待其再聖人樂

善也  
與人爲

乙卯莊二  
十八年

○荆伐鄭公會齊人

桓宋人

桓救鄭

侵中國書  
荆狄之也

楚令尹子元欲壘文夫人

文王夫人息媯也子元文王弟壘或亂也爲

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

振動也萬舞之總名

夫人聞之泣曰

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

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尋用也婦人夫死御人稱未亡人異怪也

以告子元

御人夫人之侍人也

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及

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秩之門

音桔

結秩戶結及鄭遠郊城門名

子元闕御彊闕梧耿之不比爲旆

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爲前軍繼旆曰旆旆帛全幅長八尺旆帛繼旆末爲燕尾者

闕班王

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

鄭外及達市門及郭

九達道之市

縣門不發楚言而出

縣門於城門中左右有鑿懸木板於上有

急則下之

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

將奔桐丘

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

謀告曰楚幕有鳥乃止

丁巳莊三十年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

欲壘淫闕文夫人闕

射師諫

社云卽闕  
燕若教子

則執而梏之

手曰梏  
是曰桎

秋申公闕

班殺子元

中楚縣楚僭號尹  
皆稱公班若教孫也

闕穀於菟爲令尹

卽子文  
伯比子

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難紓緩也

丙寅信  
五年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國在弋陽軹縣東  
南軹音汰在今光州

廢仙居縣  
北四十里

楚闕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

於齊皆弦姻也

江羸姓國漢汝南安陽縣有江亭  
道姬姓國漢汝南陽安縣有栢亭

鄭氏曰蔡州碓

山西南有道城今碓山縣北也栢  
子爵闕在蔡州西平縣有栢亭俱隸今汝寧府姻

外親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壬申信  
十一年

○冬楚人伐黃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癸酉僖十二年

○夏楚人滅黃。

既滅不書伐書伐以見齊桓不能救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穀梁曰貫之盟管仲曰。

僖二年江黃與齊盟于貫

江黃遠齊

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辛巳僖二十年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

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

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

行多露。召南詩。謂非不欲早行，自量謂道多露，沾濡已故，止以明隨見伐由不量力也。

癸未，僖二十二年。丙子晨，鄭文夫人羊氏。羊，音米。楚姓。姜氏。齊姓。

會楚子于柯澤。楚敗宋于泓，還過。楚子使師緡示

之俘馘。緡，緡楚樂師也。俘，所。宋囚絃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

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闕，門限也。此言戎事

不遷女器。遷，近也。此言楚子示俘馘之非禮。丁丑，楚子入饗于鄭

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堪，竹豆，容四升。豆，木。豆亦容四升。庭中

陳品數百，又加六品於外，言過多也。饗畢，夜出，文嬴送于軍，取鄭二

姬以歸叔詹曰

鄭大夫

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

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

謂不得其死

諸侯是以知

其不遂霸也。

甲申信二

十三年 ○秋楚人伐陳

秋楚成得臣

即子王若敖後

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

吳子

曰陳從楚伐宋未見貳于宋蓋以伐宋後

鄭畏朝楚陳未朝即誣以貳宋罪伐之

遂取焦

夷城頓而還

焦縣也夷一名城父在譙郡頓縣陳二邑名頓國在汝陰南頓縣父

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

叔伯楚大夫

子

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

人能靖者與有幾

與語辭有幾不多也言人有大功無大辭以賞之必思為亂也



丙戌僖二  
十五年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不言遂一事也

秋秦晉伐郟

郟音若本在商密秦楚界小國後遷於南郡都縣

楚關克申

公子儀鬪班之子

屈禦寇

即息公子邊子朱之父

以申息之師戍商

密

商密都別邑在南鄉冊水縣今內鄉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有冊水城戍守也二子屯兵於此以

為援非

秦人過析隈入而繫輿人以圍商密昏而

傳焉

析楚邑一名白羽在南陽析縣今鄧州內鄉縣也隈隱蔽之處今鄧州南七十里有析隈

山係縛輿人圍商密詐為克析得俘囚以霄次血

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搖地為坎以埋牲之商

密人懼曰秦取析矣

見縛囚疑取析戍人反矣

二子雖在商密見盟

微疑其叛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於陳不能有其國奔楚故楚圍陳然後能納之

丁亥僖二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諸侯之祀無過其祖夔之滅非

其罪故存其爵而不名楚滅同姓不名春秋不以中國禮待夷狄也夔公作隄其地在建平秣歸縣今荆

州府歸州東二十里有夔子城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杜云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鬻熊祝融十二

世孫夔亦世紹其祀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

弗赦而自竄于夔

鄭云夔之先楚鬻熊之嫡嗣有疾不得代而別封於夔為夔子

按夔氏譜則鬻熊十世而後有夔子未知孰是世家熊渠生三子俱立為王後去其王長子康為熊

母康早死中子紅為熊摯紅代立擊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即少子執珣也孔晁註云熊釋玄

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廷熊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吾是以失

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巳丑僖二十八年

○楚殺其大夫得臣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

瓊王之美者弁以鹿子皮

爲之其纜中貫結采玉爲飭上下各如命數玉纓以玉飭纓之末

先戰

宋爲晉敗城濮事

見爰河神謂已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

孟諸宋藪澤麋

古字酒同水草之交也謂與以宋地

弗致也大心

子王

與子西

國宜

王之族

使榮黃諫弗聽榮季白

即榮黃

死而利國猶或

爲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

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

自敗也。

杜云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爲勤。

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

入其如申息之老何。

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西而何。以見父兄。

子西。

孫伯曰。

孫伯即大心。

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

爲戮。及連穀而死。

連穀楚地至此。王赦不至。遂自殺。

晉侯聞之而

後喜。可知也。

喜見於色。

曰。莫余毒也已。爲呂臣。

伯叔實。

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甲午僖三十三年。

晉陽處父侵蔡。

元子上侵陳蔡。陳蔡與楚成事。見鄭故。晉侵之。

楚

子上救之。

即闕。

與晉師夾泝而軍。

泝水名。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

汝水入。陽子忌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

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

此言不違敵不然，紆我。紆，緩也。謂退避。老師費財，亦無

益也。師，又為老。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即成。不

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

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天子

商臣諳子上曰：怨子上諫，王不立已。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

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乙未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頹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

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若既立而又廢之，是亂之隨。

楚國之舉恒在少者

也舉立

且是人也蚤目而豺聲

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

子商臣

職商臣庶弟

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

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

成王妹嫁於江

者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

呼殺聲也役夫賤者稱

宜君王之

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

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

月以宮甲圍成王

大子宮甲

王請食能蹠而死弗聽

蹠熊

掌難熟請食之異外救

丁未王綏諡之曰靈不瞑

亂而不瞑

曰靈

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

室財物僕妾也

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環列之尹官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穆王

名商臣成王子弒父自立文二年卽位十三年卒在位十二年諡法名與實英曰穆

丁酉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

襄

宋人

成

陳

人共

衛人

成

鄭人

穆

伐沈沈潰

沈

姬姓國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稱人將

非命

御也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

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

故在衆曰潰國君輕走群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故在上曰逃上亦通臣言

○秋楚人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殺

字

楚師圍江

報洗之役

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

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

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子朱禦冠子造之子楚大夫也聞晉起師而京

解故晉亦還

○公羊曰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

據兩之當先言救非兩之當重

出處父生事當言遂三者皆違例

為諶也其為諶柰何伐楚為救

江也

諶許元反詐也

戊戌文四年

○秋楚人滅江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

降服素也出

大夫上緩也不舉去盛饌也鄰國禮有數今過之

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



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

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詩大雅。皇矣。篇言夏商之政不得民心。致國家滅亡。故四方之國皆懼而謀度其政。以此江滅而秦

穆懼也。

己亥文 ○秦人入都。秋。楚人滅六。六。偃姓。在廬江地。壽州安豐縣有。

六國故城。

初都叛楚。卽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都。六人叛楚。

卽東夷。秋。楚成大心。子王 仲歸。卽子家 帥師滅六。冬。

楚公子燮滅蓼。蓼。偃姓。在壽州霍丘縣。杜云。在安豐縣。 滅文。仲聞六

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皋陶字庭堅。二國皆其後。忽言其速。

也諸語助

德之不逮民之無援哀哉

言二國不能修德又無大國之援故

亡可哀也

癸卯文

○冬楚子使椒來聘

君書爵臣書名嘉其慕義以中國禮待之也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

子越椒字伯葵子文弟子良之子若敖曾孫

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

福也

奉使必告廟來言辭稱先君以相接慢其事是慢先君也

○公羊曰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

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

一而足也

以辭而許之

甲辰文

○楚殺其大夫宜申

初楚范巫喬似

范邑名喬似巫之名也喬尹必反

謂成王與子玉

子西曰二君皆將強死

強健也無病而死謂見殺也

城濮之役

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母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

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

商楚邑卽上維商縣今襄

陽上泂漢泝江將入郢

上公順流而下也子西聞讒不敢居商

泝逆流而

縣沿漢水逆江而上也郢楚都

王在渚宮下見之

水渚之宮離宮也

懼而

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

敗也

司敗楚司寇之官陳楚名爲司敗

王使爲工尹

掌百工之官

又與

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闞宜申及仲歸

宜申卽子西仲歸卽子家

文乙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麇音君公作國國在均州即鄉縣

取路之會麇子逃歸

取路在十一年春楚子

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諸麇潘崇復伐麇至於

錫穴

錫穴崇楚大陣

丙午文

十二年

○夏楚人圍巢

巢在吳楚間小國今蕪州

○夏楚人圍巢

夷令尹大孫伯卒

大

成嘉為令尹

即子孔群舒

叛楚

鄧氏曰舒有五一曰舒鳩二曰舒蓀三曰舒蓀四曰舒蓀五曰舒蓀

盧江南有舒城舒而舒西南有龍舒按

夏子孔執舒

子平及宗子遂

詳舒之屬

莊王

名旅穆王子文十四年即位宣十八年卒在位二十三年

法要征伐曰莊

戊申文

十四年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群舒使公子燮

莊之

與子儀

莊之師

守而伐舒蓼三子作亂城郢

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

如商密楚廬戡黎及叔麋誘之

廬楚邑名在襄陽中廬縣今襄陽府

城南城黎壘大夫叔麋其佐也黎音君

遂殺闞克及公子燮初闞克

囚于秦

師傳二十三年中公伐商密

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

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庚戌文

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在漢之漢中郡上庸將今襄陽府竹山

將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

戎山夷地阜山楚地師于大

林

楚邑又伐其東南至于陽立

楚東南邑以侵訾枝

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麋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

百濮夷也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選楚地於是申息

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陵高

楚險地爲賈曰

卽伯麻孫

叔敖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

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

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

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

自廬邑往伐庸發倉廩上下

食次于句澐

句奇動楚西界地

使廬戢黎侵庸

廬大及庸

方城方地庸地上庸庸人逐之囚子揚寃寃戎黎

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不若復還

次句澁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即楚大不可夫潘匪

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一作先

君蚡冒所以服陘隄也陘隄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北

唯裨僚魚人實逐之庸三邑人魚復縣在巴東

山上有魚復城裨婢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

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地名分為二隊子越自

石溪即閩掖溪子具自丙具一本以伐庸秦人巴

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群蠻本屬庸見楚師殺故叛庸

與楚盟

丙辰宣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

之子文弟

生子越椒

即伯棼

子文

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

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

狼子之心在山野

是乃狼也

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感及將死聚其

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

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飮而

而語助

及令尹子文卒

鬬般爲令尹

般音班子文之子子揚也

子越爲司馬

即越椒

爲賈

爲工正

工正百諫之長

諫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

司馬

賈諫子揚得爲司馬

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



伯嬴於轅陽而殺之

轅陽楚邑也。轅音遠。

遂處丞野將攻

王

丞野楚邑名。

王以三王子爲質焉

文成穆也。

弗受師于

漳澐

漳水出新城沔鄉縣南至荆山東南。秋七月。釋襄陽南郡當陽縣入沮澐水邊也。

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許

楚地。

伯棼射王沃鞬

及鼓跗着於丁寧

沃過也。鞬車鞵也。跗以架鼓者。丁寧鉦也。此言箭過車鞵與鼓。

跗止於鉦也。

又射沃鞬以貫笠轂

兵車無蓋者則以人執笠依轂而立以

禦寒暑名曰笠。較此言箭過車鞵及王之蓋。

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

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

安衆。

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郟

楚世祖。

娶於郟國，郟同鄭。

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郟。淫於

邳子之女生子文焉邳夫人使棄諸夢中

夢大澤名安陸

縣東南有雲夢城

虎乳之邳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

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

穀如口反於菟音烏徒

故

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

其孫箴尹克黃

于楊之子爲箴規之官

使於齊還及宋聞亂

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

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

司敗即司寇

冠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改克黃名生謂其更生

庚申宣八年

○楚人滅舒

舒

世本偃姓皋陶之後楚東境國與蔡自異按當爲舒

別種亦在廬江左  
右也公作舒鄂

楚為衆舒叛故伐舒滅之楚子彊之及滑汭

名水之隈  
曲曰汭 盟吳越而還

癸亥宣  
十一年 楚左尹子重侵宋 王待諸

郟音延 楚地 今尹為艾獵城汭 艾獵即獵 叔教世本

封人盧事以授司徒 慮城事司徒掌徒役者 量

功命日堂功多寡 分財用財用築作 平板幹均

治也板所以載土 幹築牆所 稱畚築稱量度也

立木以當牆兩邊 郭土者也 稱畚築盛土器 程土物程謂有 議遠邇均其人 畧基趾畧行趾

具餼糧餼乾 度有司謀監 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謂城成不過其所盧事。

庚午宣十八年

○甲戌楚子於卒

旅穀作呂傳見魯四夷雖大皆曰子故降王稱子以正名

○公羊曰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避其號

也

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諱之也禮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感也楚至

此始書卒

○穀梁曰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

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

中國君日卒正也不日不正也今進夷狄

直舉其日而不論正之與不正

共王

名審莊王子成元年即位襄十三年卒在位三十一年諡法既過能改曰恭

壬申成二年

楚之討陳夏氏也

在宣十一年見陳

莊王欲納夏

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

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

罰周書康誥篇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

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

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即公巫臣曰是

不祥人也是天子蠻子蠻鄭靈公字夏殺御叔夏

夫弑靈侯陳靈公淫于夏戮夏南夏姬于微舒戮

出孔儀孔寧儀行父淫喪陳國楚滅何不祥如是

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信必是

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連尹名襄老死於郊

不獲其尸。

邲之戰楚敗晉獲晉知瑩其父莊于首射襄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以歸事

見鄭

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

道歸

也歸鄭

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

告王。王問諸屈巫。

即巫臣

對曰：其信知瑩之父。

即荀首

成公之嬖而中行伯之季弟也。

荀乃荀林父少弟

新佐中

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

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

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

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

聘

及共王卽位

將爲陽橋之役。

救齊伐魯在比年冬見魯

使屈巫聘于齊。且告

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

跪申叔

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

喜

桑中衛風淫奔之詩

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

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

齊為晉敗

曰吾不處

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

邢大夫

邢晉邑名

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

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

也所蓋多矣

忠是以掩其惡

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

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丁丑成七年

○吳入州來

州來楚與國在淮南下蔡縣楚要害地

楚圍宋之役

宣十四年見宋

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

賞田

申呂楚二邑

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

以邑也

一本無以字

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

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

言申呂類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

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友

二邑不能禦晉鄭吾必侵至漢水

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友

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友亦怨之及共

王卽位子重子友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

弗忌

三人皆巫臣族

及襄老之子黑要

以夏姬故并怨黑要

而分其

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

室子友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



曰爾以讒匿貪林事君

讒匿指其諂害貪林指其分室

而多殺不

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

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

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

杜註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車九乘為

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一兩二十

五人車九乘於吳及射御也未詳教吳乘車教

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

皆楚國

子重奔命馬陵之會

今年

見八州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友於是乎

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

通吳於上國

上國諸國也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患故成心疾卒

壬辰四年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之，故陳人圍頓。三年陳成

侵欲叛楚會晉雞澤故楚使頓侵代陳

癸巳五年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

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

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詩逸詩也言大

道正直我心明察已謀事之不善者而集人來共

定之然由已不信則事終無成今不咎已殺共

者逞其志以喻楚明知陳難服而與壬夫共謀

定之然陳之叛者由楚無信也豈可罪壬夫哉

書曰成允成功大禹謨篇成其信

庚子襄秦言歸于楚秦景公妹為夫人楚司馬子庚名

莊王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

辛丑襄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

喪先君未及曾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

而亡師于鄰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私多矣憂弘大衆

多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

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

夫擇焉窀穸也交夜也厚夜猶長夜也春秋謂祭

爲穆父爲穆則子爲昭與相對父廟不遷而遷祖

廟居新主故云從父於其廟諡法亂而不損曰靈

殺戮不幸曰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

謀諡諡即公子子真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

共若之何毀之言其命皆罪已改過詞赫赫楚國

而君臨之赫赫強撫有蠻夷撫綏蠻夷之國奄征南海征

諸侯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

大夫從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

楚司

馬養叔曰。即養由基。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

而不戒。子爲二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

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

楚地

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詩小雅節南山篇。弔恤也。借以爲弔。問字言吳。

不弔楚喪而伐之也。

康王

名昭。共王子。襄十四年即位。二十八年卒。在位十五年。諡法安樂撫民曰康。

士寅襄十四年。○秋。楚公子真帥師伐吳。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二棠以伐吳。

棠邑名。

吳不出而還子囊敗以吳爲不能而弗傲吳人自

臯舟之隘要而擊之

險道

楚人不能相救吳人

敗之獲楚公子宜穀○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

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郢即司馬牛莊王子囊兄弟當代爲令尹時楚徒郢鄢尚

未有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

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忠也

詩小雅都人士篇杜云忠信爲周言德行歸於周則爲民望

癸卯襄十五年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

爲子馮爲大司馬

馮叔教從子世本爲艾獵是叔教

印艾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

爲莫敖

屈蕩子

公子追舒

爲箴尹

通舒即子南莊王子

屈蕩爲

連尹養由基爲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

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

其人則分定下無覲親求率之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耳篇嗟歎也周通行列也言能官人也王及公侯

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甲製曰侯服又五百里甸服又五百里曰男服又五百里曰采服又五百里曰衛服俱有大夫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

尹諒於申叔豫申叔時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

國不可爲以疾辭方魯闕地下冰而牀焉重

繭衣裘鮮食而寢

繭，繭衣也。冰在牀下，故暑月可以重繭衣裘鮮也。

楚子

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

為令尹。

即公子追舒。

庚戌襄二十二年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楚人患之。

患其為政不當也。

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

三衛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

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

爾其居乎？

居，謂居此不亡也。

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

命重刑，臣亦不為。

洩，君命使父知，或至增重其刑。

王遂殺子南。



於朝轅觀起於四境

轅音患車裂也

子南之臣謂棄疾請

徙子戶於朝

請于王遷其朝之戶而殯

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

君討臣罪當尸朝唯二三子思之

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

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

乎曰棄父事讎

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遠子馮

爲令尹公子漸爲司馬

漸音

屈建爲莫敖

即于孫

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

叔豫言弗應而退

豫不應子馮而退

從之入於人中

豫入

以又從之遂歸

豫歸其家

退朝見之

遠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

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

也

疾惡也

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白何故對曰

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

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

起子懼欲速歸故自御不在御故不當道

至

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

已死後生白骨更肉

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

夫子指叔隰也

止謂止而不相知也

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辭遣也

壬子襄二十四年

○夏楚子伐吳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吳

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

舒鳩人

姬姓子爵楚屬國

舒鳩人

叛楚楚子師于荒浦

舒鳩地時楚救齊伐鄭自棘澤還

使沈尹壽

與師却犁讓之

二子楚大夫

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

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

遠子

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

歸息民以待其卒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

我無辭有庸彼無辭乃還

癸丑襄二十五年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遠子馮卒屈建爲令尹

即子木

屈蕩爲莫敖

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也

舒鳩人卒叛楚

句舊以楚屬下非

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舒鳩城名吳人救之子木遽以

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

五人

不及子木與

吳相過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

居楚兩軍間

子彊曰父

將墊隘

危困也猶委頓非

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

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

簡閱精兵駐後為陳以待我

我克則進

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

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

繼復逐之傳諸其軍

傳音附謂逐五子至其本軍

簡師會之吳

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楚為

掩為司馬

掩為子馮之子

子木使庀賦數甲兵

庀具也賦凡土地所

生取之而貢於上也甲兵戎馬車徒干戈之類掩

為司馬主兵故令其賦取於民甲兵之數也

掩為賦為甲午為掩書土田書其定數

度山林積石

竹木曰林不可為田度之鳩澤水稀曰數水錐曰澤辨京

陵也辨別也京高也立表淳鹵賦地宜益者表出之

數疆者計數之流潦規偃豬鄭云偃雷下之地

下濕之地也規度疋町原防大隈曰防封也高平曰原

以障水也舊註不為飲隰臯水崖曰臯下濕曰隰

井田別為小頃町也飲隰臯水崖曰臯下濕曰隰

牧而當一井傳所謂有田一成為衆一旅成方井

衍沃地也衍沃則肥壤故九夫一井量入脩賦上

徒卒甲楯之數籍謂其毛色歲齒以備用車兵

賦於民之屬此即既成以授子木禮也楚子以滅

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爲子之功也以與爲掩

言乃今尹子馮請退師俟其  
叛伐之之功故賞其子掩

甲寅襄二  
十六年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

吳邑屬  
安豐郡

聞吳有

備而遠遂侵鄭

簡

五月至于城麇

音君  
鄭邑

鄭皇頡戍

之鄭大

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

之爭之王即靈

正於伯州犁

晉人奔楚  
爲大夫

伯州犁曰請

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

杜云言圍戍皆非細人易別識  
也今按文義似指皇頡爲君子

上其手曰夫子爲

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介大

下其手曰此子爲

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

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

弱焉

諷喻伯州犁意諶言  
遇子圍不勝爲所獲

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

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

印董父  
鄭大夫

楚人囚之以獻於秦

景

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

子太叔爲令正以爲請

主作辭  
今之正

子產曰不獲愛楚

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

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

可

辭如此董  
父可得

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

後獲之○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

與聲子相善也

聲子即歸生  
子朝之子

伍舉娶於王子牟王

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

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

而言復故。

分布荆籍地坐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

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

向戌平楚在明年祭

聲子爲國通平事于晉，還又聘于楚。

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

故事

也。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

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

材，晉實用之。

言楚雖有材，不用而晉用之。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

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

賞不僭而刑不濫。

借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賞僭則懼及淫人，

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



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從之

亡也詩曰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詩大雅瞻卬篇殄絕瘁病也引之以明刑

濫及善人之禍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

也

夏書大禹謨辜罪也經常也言罪疑者與其殺非當罪寧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引之以明寧

借無濫懼失善人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

下國封建厥福此湯之所以獲天福也

商頌殷武

大也引之以明賞不僭刑不濫然後可居天位也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

刑

樂刑賞而恤民不倦以民二者賞以春夏刑以

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

勸賞也

飫饜也加膳故以其餘賜群下人皆聚足可見樂刑賞

將刑爲之不

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

殺在盛饌曰舉。徹去也。君憂戚。

故不舉不舉則徹去。聲音可見。禘用刑。

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

其恤民也。

政謂刑賞也。

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

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

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此言楚不能用材。

子儀之亂

析公奔晉。

文十四年國語云或譖析公。臣於王。王弗是。析公奔晉。

晉人寘諸

戎軍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

在成。析。

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蔡沈獲

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驪而還鄭於是乎

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

也。罷同。挑說文。薄也。震動也。薄散。

也多。擊鼓釣人聲。以夜攻之。則楚必不能持重而遁。沈楚與國中。驅楚大夫時。晉欒書帥師救鄭。與楚師遇。繞舟還。遂侵蔡。楚公子成公子申以申息之師救蔡。禦桑。楚書不戰。遂還。獲沈子八年。侵蔡。侵楚。獲申。驅俱見鄭。鄭子之父兄。諸雍子。君與大故。鄭不敢南向。從楚。

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郟。以爲謀主。彭

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

在成十年。雍

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及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

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

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

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

老幼在可。於亦不能軍故。

歸之反亦歸也孤猶今之單丁疾有病者一家二

人在軍則使一人歸簡擇也蒐閱也蒐食食於獲

蒐也焚次焚其次舍示必死也行歸即前老幼等

也逸囚使楚知其將戰也事見宋東夷謂東方小

國陳之類也子辛即令尹壬子友與子靈爭真姬

夫楚討陳叛殺之在襄五年子友與子靈爭真姬

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

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

使其子孤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

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子靈

申公巫臣雍音擁塞也駕棘音楚邑譙國縣東北有棘亭通吳入州來亭見成七年也

若教之亂宣四年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

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

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

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

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

師大敗。王夷師燔于友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

則苗賁皇之爲也。成十六年。晉伐鄭。與楚戰。郟陵

中軍王卒。精。晉有四軍。欒書范欒將中軍。其卒精。韓厥將下軍。易行謂易下軍卒伍。使欒范將之。以

示誘楚也。國語所謂若易上下是也。郤錡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勅軍。言此二軍擊楚左右

二穆。軍必勝。然後四合擊王中軍。精卒必敗之也。楚子重將左子辛。將右。皆穆王後。故曰二穆。燔火

滅也。夷傷也。共王傷目。事見鄭子木曰。是皆然矣。以上四人皆言晉用楚材也。

聲子白。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

得矣。伯也。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

領商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楚君大夫不謀

以赦其罪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 彼

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鳴舉之子也

乙卯襄二  
十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平、趙武、楚屈建、蔡景公

孫歸、生衛獻、石惡、陳哀、孔奐、鄭簡、良霄、許悼、人曹武

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豹不

書族乃一 事再見卒名例再言  
宋者罪宋 啓夷狄主中國盟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文子即趙武時 又善於令尹

子木

即屈蕩孫

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

弭止也欲殺息民之名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

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

蠹害物之蟲也

將或弭之

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

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

人難之陳文子曰

齊大夫

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

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

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

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

即伯有

六月

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

也

折組體辭飾升之於組司馬掌會同之事故置之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選一本作以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使史載是禮以禮

記錄之也既以兵衛主言辭時戊申叔孫豹

人踊而記之仲尼見其事辭其言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石惡石賈之子也甲寅晉

荀盈從趙武至武命盈也始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

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令尹子木在陳使黑肱先與晉約盟載言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晉趙武亦不

楚約盟載言丁卯也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

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

晉楚齊秦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



也楚君若能使秦君專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

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

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向戌如陳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即楚黑肱孟恐二國成言

臨盟復新爭故先盟以一之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

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潘爲軍軍不兼營是以潘車取之

示不相攻意晉楚各處其偏偏謂晉在北楚在南伯夙伯夙晉荀謂趙

孟曰楚氛甚惡懼難有楚也言楚之氣趙孟曰吾左還

入於宋若我何註云晉言在宋北以東頭爲辛巳左故有左之欲左還入宋東門辛巳

將盟於宋西門之外辛巳七月五日也楚人衷甲伯州犂

曰

楚大宰

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

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

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义矣事利而已

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今尹將死矣

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

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

言者

聲也故志以發之信者言之不差爽者也故言以

出之有信則所欲皆可成而後志立矣三者具而

後身安定今于木棄信則志不立故趙孟患楚衷

知其死也以三者故定其數爲三年  
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  
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

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

匹夫微賤之稱單盡斃頓仆也捷勝也病猶患

也言合匹夫為不信猶不可盡斃以死之况會合

非晉之患也楚不以為病而晉反患之此言楚庚甲適自害非晉當患也

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

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

焉楚以弭兵盟合諸侯而先自背之諸侯必不從

安能害晉且晉左遷如宋守若病急則宋必致死

甲不能得諸侯拒楚非所當懼也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

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能害晉則楚失信於諸侯諸侯必叛楚服晉又非所患國語所謂荆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

死而可以固晉是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

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

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

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叔不書晉楚爭先晉人曰晉故

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

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

久矣豈專在晉伊更也今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

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

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

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晉以中國又無壬

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

客一座所尊

子木

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

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

蒙門宋城門名

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宋公故不與盟今宋公以述在其國故謙而與之盟重盟故不書

子木

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

既士會

對曰夫子之

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

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敵神人

武子之德

上矣感神人

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

文襄靈成景

子木

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

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蒞盟○秋楚遠罷

如晉蒞盟

遂于委反能音皮即令尹子蕩

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

大雅篇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

于萬年介爾景福以北晉君

叔向曰遠氏之有

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

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

蒞莊公在二十

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

申鮮虞無貲爲人僕賃於

魯之野以治莊公喪服

冬楚人召之遂入楚爲右尹

傳言楚能用賢

丙辰襄二十八年

蔡侯之如晉也

在今年夏見晉

鄭伯使游吉如

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

謂晉楚之從交相見

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

而以告子大叔曰

子大叔即游吉

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

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入以禮承天之休

禮謂定社稷撫人民也  
天休謂諸侯之位也

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

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

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

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

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

德而執事有不利焉憲法也望願望也不易難也  
有又也言楚命鄭將政守國

故鄭君使我奉皮幣以歲多艱聘于楚鄭君不親  
來者從盟之命也今楚執事又命曰鄭何與政事

必使其君棄封守來朝以逞楚欲封指社稷守指  
人民鄭雖從之然非盟載之言楚關德失信而不

利矣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

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謀

侯以逞其願欲又得乎周易有之在復

坤上震下

之願

坤上震下

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

復上六爻

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

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今按迷昏亂也言先無

復之道而欲復則其復昏亂所欲復其願而棄其

本欲鄭朝而不倫政德而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

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鄭大今茲周王及楚

子皆將死歲樂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

周楚惡之歲歲星也秦大謂樂星紀而容處玄枵也星紀斗牛之次位在子玄枵虛之次



位在丑皆在北為南方七星謫鳥也帝音奴鳥尾也歲星所在之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鶉尾為同鶉尾為楚鶉尾柳星張也鶉尾翼軫也俱論歲星次梓真則曰鄭宋饑寃則曰周楚死言占卜驗人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

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舍止也壇謂所止處封土

為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外僕掌次舍者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

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

乃不可乎草舍謂草中舍止不為壇也或以草荷畧也猶言草草子產曰大

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

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宥寬也罪戾謂有心而犯者赦其過失

過失謂無心而犯者救其蓄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

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  
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  
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  
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  
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乙未楚子昭卒

經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

則十二月無乙未北乃陰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耳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

平陳侯

哀鄭伯

簡許男

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

廷

旺往也黃崖黃水之崖樊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消

穆叔曰伯有

無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愛鄭國必受其害敬民之主

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齊澤之

阿阿陵也疏云齊在魯國故穆叔獨舉所見而言也言薄士行潦之蘋藻言賦

寘諸宗室季蘭戶之敬也取采蘋詩意言取蘋藻之兼于阿澤之中使佩

蘭之少女而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何棄乎友僕楚康王卒公

欲反叔仲昭伯曰即叔仲帶我楚國之為豈為一

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孟獻子君子有遠慮小人

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

子曰叔仲子專之矣黃招伯已子服子始學亦也

惠伯為初學榮成伯曰即榮駕鶴遠圖者忠也公遂行

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交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宋盟有衷甲之隙下

以此廢好故曰禮

邾敖

名熊麋邾王子襄二十九年即位昭元年弑在位四年葬于邾故曰邾楚人謂未成

君爲教

丁巳襄二十九年

楚人使公親榘

榘衣死人衣禮侯道使榘

公患之

穆叔曰被殯而祔則布

先使巫祔除殯之凶邪而行禮禮則與朝

而布幣無異

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

桃性惡茢君臨臣

喪有禮楚人弗禁旣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

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

夫皆至于墓。楚郊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

周共王子康王

弟郊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

下其草，休殖。

殖，遂生也。以草喻君言其失勢。松柏以喻令尹言其強。

戊午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

楚

卽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

本作問王子圍之爲政。服虔王肅本同。

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

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

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

卽蕩罷與謀。

助之匿其情矣。○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

掩叔救從子子馮之子

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

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

偏而王之四體也

偏佐也四體股肱也

絕民之主去身之偏

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不祥莫大

此於

己未襄三

衛侯在楚

衛襄公以宋之盟十一月入楚事見鄭

北宮文

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

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

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詩大雅抑之篇則法也

令尹無

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

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

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

畏愛指威則象指儀令聞善譽

也長承也

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

職保族宜家

族所賜氏族也家卿大夫有家也不言則象互文或有脫簡也順是

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

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

有威儀也

衛詩邶風碩舟篇棣棣而周詩曰朋

訓教字亦通

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

也

周詩大雅既醉篇攸所攝佐助也

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

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

周書泰誓篇懷思念也有愛意

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詩大雅皇矣篇

言文王不知識百姓皆不知識以順文王之則也

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

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

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師服可謂畏之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

句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是而降

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

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

言文王有威儀所以畏愛則象能有國家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



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  
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  
有威儀也。

庚申昭元年

○叔孫豹會晉

平趙武

楚公子圍

齊景國弱

宋平

向戌衛

齊惡陳

公子招

蔡

公孫歸生鄭

簡罕

虎許

悼人

曹

人于

號

楚雖先齊而先書趙武者亦如宋盟尊中國抑

夷狄之強也號公作那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

即子石

伍舉爲介將入館

就客舍

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

之言乃館于外

舍城外

既聘將以衆逆

以兵入逆歸

子產

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

墾聽命

謂禁壇於國外以成婚禮

令尹命大宰伯州犛對曰君

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

殺乃公子豐之

子室夫婦所居也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莊王圍之祖共

王圍父婚禮先告廟

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

夫不得列於諸卿也

棄君賜豐氏於草莽中是賤圍故不得列位並諸卿應撫

有而室一節

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

君老

蒙欺蔽也本告先君以來使圍今不得入筵是欺之臣而欺君則非臣故不得爲楚君老

應布几筵告廟一節

其筵以復矣

不得列於廟不得爲楚君老寡君老故無以歸國唯大夫

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

卷之二十一 楚人得志於晉

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

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

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言鄭恃楚安已

今欲襲之是使鄭失恃而具使諸侯懲此而恨楚

距違君命而今不行於諸侯所以鄭懼此故欲壅

以聽命不欲入國也若非此鄭在楚如守伍舉知

其有蓄也請垂鑿而入以事弓矢衣也垂許之正月

乙未入楚而出逐會於號號在襄二尋宋之盟也

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在襄二楚人得志於晉午祁美

即趙武得志按下文似指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

所聞也子弗戒戒警也

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

侯猶詐晉而駕焉

詐謂衷甲駕陵出其上也下駕同

况不信之尤

者乎楚重得志於晉

重再

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

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

襄二十五年會夷二十六年會澶

淵三合大夫

襄二十七年會宋三會魏

服齊狄

襄二十八年齊

侯自狄朝于晉

寧東夏

齊狄服則東方諸侯若魯杞皆安

平秦亂

襄二十六年秦

成城淳于

襄二十九年杞淳于

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

謗譴

譴誹也

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

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

子曰武受賜矣

受賜之言

然宋之盟子未有禍人之

心武有仁入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

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信借不也武將信以為本循

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衰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穠音標耘以除草也養音哀耘以壅本也二穀不升曰飢五穀不升曰饉音近且吾聞之

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

則信也詩大雅抑之篇不為不信不為賊害少有不為人法者言以其有信也能為

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也楚令

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恐晉先楚故請讀宋盟舊

書加于牲上不軟血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

離衛杜云離陳也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今按離如離坐之離麗也謂二人相麗於

前執叔孫穆子曰即楚公子美矣君哉服衛似鄭

子皮曰

平虎

二執戈者前矣

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  
前士喪禮君臨臣喪

小臣二人

執戈先蔡子家白

公孫

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杜

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今按天子

青蒲以青規畫地恐此亦是規畫之宮

楚伯州

犁

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

假

即子

不反矣

言將遂

伯州犁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

也

稷三十年子哲殺伯有

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

不反子其無真卒

當璧謂棄疾拜皆當璧為神所

命有楚國也言棄疾在子圍雖

取之不能有益是當憂也

齊國子曰

國

吾代二子愍矣

指圍

公子招曰

陳哀公弟

不憂何成二子樂矣

言二子不以

由成事成而後

得樂樂入聲

衛齊子曰

即齊

苟或知之雖憂何

害

言二子先知爲備則雖有憂無傷

宋合左師曰

即向

大國令小

國共吾知共而已

共供大國之命令也

晉樂王鮒曰小旻之

卒章善矣五從之

取不取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言不犯惡人而自畏懼也

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綏

而婉

絞切也雖切其事而婉曲不傷

宋左師簡而禮

惟知共是簡且得事大之

禮樂王鮒字而敬

字愛也不犯惡人自愛其身而且敬

子與子家持

之

杜云持無所取與也今按上三子俱不正言其非子皮言執戈前子家言蒲宮皆執其事言之

無毀譽也皆保世之主也

此五人皆能保世祿

齊衛陳大夫其不

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

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

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

憂憂能無至乎

光開券也

言以知物

祭言知禍福類

其是之謂

矣

此三子之謂也

八年陳招殺當身俱無咎

○令尹享趙孟賦

大明之首章

大雅篇名其詩明明在上取明德受天命意

趙孟賦

小宛之二章

小雅篇名取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事畢趙孟謂叔向

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

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

彊不義也

以彊臣克弱君爲當然不改是不義

不義而彊其弊必速

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

詩大雅正月篇赫赫強盛

貌褒姒周幽王后言宗周強盛幽王惑褒姒而行不義遂至滅亡

今尹爲王必求



諸侯晉以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盛

滋

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

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矣

言令尹以彊取楚國然臣弑君是不義得國也

令尹見其勝必以爲當然之造凡事皆如此益淫虐矣以淫虐爲道民必不堪豈能久有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麋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胡氏

曰不書弑者爲申會中國諱不討賊而又事之主盟也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

即子哲共王子圍弟

伯州犁城皁櫟

郊

皁屬南陽櫟屬河南即陽翟縣郊屬襄城三邑本鄭地

鄭人懼子產曰不

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

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

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閭

王疾縊而殺之

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

遂殺其二子幕及

平夏

皆鄭敖子

右尹子干出奔晉

即王子比共王子圍弟

宮廐尹

子哲出奔鄭

即黑肱因城而去

殺大宰伯州犁于郊葬王

于郊謂之郊敖

楚謂未成君為敖

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

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

圍為長

告終稱嗣下以篡弒赴諸侯

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

使與秦公子同食

秦鍼夏奔在晉

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

秦公子富叔向曰庶祿以德

庶也德鈞以年年同

以尊

位高下也

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

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

詩大雅燕民篇。侮陵也。鰥，今詩作於。彊，禦強。得也。匹，敵也。使后子與子于齒。

在賈位也。辭曰：鈺懼選。懼，秦數其罪責之。楚公子不獲。

不得也。是以皆來，亦唯命。言懼齊晉事有優劣，惟主人命所處。此謙辭也。且

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羈，旅也。后子先來奔，欲自同於晉臣為主人。子于後

奔以為羈旅之客。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言不敬羈，當何所敬？

今按：已畏諱也。言惟羈旅則當諱忌，殊其禮。若非此則但當從常禮而无忌，指已當同晉也。楚

靈王即位。即國即位後。改名熊虔。遠罷為令尹。即子蕩。遠啓彊

為太宰。鄭游吉如楚葬郊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

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晉

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靈王

名圍共王子弑兄子剋自立改名虔昭二年卽位十三年弑在位十二年諡法亂

而不損曰靈

壬戌昭三年

十月鄭伯如楚

鄭簡公

子產相楚子享之賦

吉日

小雅篇美宣王田獵之詩

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

南之夢

夢也

癸亥昭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

許悼公

楚子止之遂

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

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

願結驩於二三君

不易言有難故欲  
結歡以謀難也

使舉請問請

君問

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

即女  
叔齊

不可楚王方侈天或

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來可知也其使

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

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

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

棄謂楚  
國不以

為君衆叛  
親離也

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

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卿而不濟

卿往也濟  
成功也對

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

諸本無而  
鄰國之

難皆 **四嶽** 東嶽岱山在兗州奉高縣西嶽華山在雍州華陰縣南嶽衡山在荊州長沙湘

南縣北嶽恒山在冀州曲陽縣本名常避漢文諱 **三塗** 山名在河南陸渾

一十 **陽城** 在陽城縣東北 **大室** 即中嶽嵩高山在

西 **荆州** 在新城沂鄉 **中南** 在始平武 **九州之險也**

**是不一姓** 險以上言國 **異之北土** 燕代 **馬之所生無**

**興國焉** 馬以上言多恃 **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 **從古**

**以然** 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 向格也杜音

元亨之亨通也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 此上總言晉 **鄰國之**

**難不可虞也** 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

**以喪其國失其守宇** 於屋則着邊爲宇 **若何虞難**

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

仲孫卽無知見莊元年

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

黑克平鄭在僖九年

衛邢無難敵亦喪之

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

故人之難

不可虞也

此明齊楚多難不可恃

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

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

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

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

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

蓋楚子遣舉時兼使來昏

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

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

君少就安逸不恤諸侯

其大夫

多求莫匡其君

臣私已身莫正其君

在宋之盟又曰如一

楚晉

同

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

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

大國晉也

何故不來

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

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

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

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濟成也言不可專縱已欲而當使人亦繼其欲也

○夏楚子蔡侯

陳侯

鄭伯

許男徐子滕子頓

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

徐子

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不踰淮夷楚子主會不殊其類江會之諸侯皆執之也

秋七



春秋卷之七十三 襄公二十三年

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

齊慶封殺之殄滅齊慶封已非齊臣係之齊者討執

信有類亭

夏諸侯如楚會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

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楚邑自楚先至會地六月

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

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禮矣霸之

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鈞臺在河南陽翟縣

南有鈞臺陂蓋商湯有景亳之命景山名在亳詩

啓享諸侯于此周武有孟津之誓孟地名在孟

即河南穀熟縣湯所周武有孟津之誓孟地名在孟

部也命命諸侯也

州河陽縣武王伐紂成有岐陽之蒐岐陽在扶風

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康有鄴宮之朝鄴在始平縣之東有靈臺即文

王所遷邑鄆縣是也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壽春

諸侯齊桓有召陵之師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僖

於此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

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

產左師曰即向戌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

公合諸侯之禮六言開者謙示所未行也合謂我

至終禮實凡六節也宋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

公魯故獻公合諸侯禮禮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會謂人為主我往會之

鄭伯魯故獻自伯而

下會公之禮  
亦六節也

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

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

規正也過失也

卒事不規

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

即二子所獻者

又

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

舉請辭焉王使往

舉請王辭謝之王從其言使舉往也

曰屬有宗祧

之事於武城

屬適也言適田獵也楚池在南陽宛縣北

以供宗廟事武城也

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墮計規反輪也隱六年公羊云輪平猶墮平也

則此墮謂已受諸侯幣帛將輸之於府庫有此事故後見

徐子吳出也以爲貳

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

之事

六王即前略湯武成康穆也二公即前略齊桓晉文也

皆所以示諸侯禮

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

之諸侯國稱國濟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

州金邦有古緡城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

黎國在上黨壺關皆所以示諸侯沃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

君以沃無乃不濟乎主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

患楚矣沃而復諫

復敬根自用也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

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

言遠惡而後天廢之善亦如

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朱太子

鄭伯先歸朱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

吳邑以封齊慶封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將戮慶封戮謂負之斧鉞狗椒舉曰臣聞

無殺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其肯從

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

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

盟其大夫崔杼弑莊公封其黨也襄二十五年盟大宮所不與崔慶同心孤謂景公也

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

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

賴子商縛卸璧面背也背縛其手故曰卸璧士袒輿櫬從之袒士

衣載棺隨後以示歸死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

許成王克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愛其璧焚

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闞

韋龜

子文之玄孫

與公子棄疾

即平王

城之而還申無宇

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指會申伐國而

克

指滅

城竟莫校

築城

遷於許侯

王心不違民其居

乎

三事不違王心將欲又

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

堪王命乃禍亂也

○穀梁曰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

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

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

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

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

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

粲然盛笑貌

慶封弑其君而不

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

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

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冬吳伐楚

吳昧夷

入棘櫟麻

楚東鄧三邑名譙國新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

蔡縣東北有櫟亭非鄭河南陽翟之櫟也

以報朱方之役

楚沈尹射奔

命於夏汭

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陳兵在東南以絕其後箴尹

宜咎城鍾離

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鍾離楚邑名

遠啓疆城巢

巢亦邑名然丹城州來

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

東國水不可城

東國卽頹故國  
時有水不可城  
彭生罷頹之師  
彭生楚大夫罷  
疾滅頹之師  
甲子昭  
五年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

建子蕩使與令尹子蕩麗如晉逆女逆靈王過鄭

鄭伯勞子蕩于汜鄭地勞屈生于菟氏亦鄭地別勞

若過邦至於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

禮唯當餽之今鄭伯勞畏楚也晉侯送女于邢

丘禮父母送女不下堂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

丘○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

叔勞諸索氏卽京索水名河南成大叔謂叔向曰



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

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

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言禮始慮終，使終再可復行也。

從而不失儀。從，順易。失法則。敬而不失威。恭敬易。失威嚴。道之以

訓辭。道，告以法言。奉之以舊法。奉，陳以舊故之法。考之以先

王。贊，微晉楚先君孔氏曰：用先王之禮以成其交好，故言考之也。度之以二國。校

音楚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

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

夫也。起上卿向大夫。若吾以韓起為闞。別起足使守門。而以羊

舌肸為司宮。加官刑使守宮也。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

乎。大夫莫對。遠啓疆曰。楚大可苟有其備。何故不

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

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朝指君相見聘指臣相問

寸聘圭八寸侯伯圭七寸聘圭六寸子男琫璧五寸聘璧四寸臣各降君一等聘禮於君則用圭於

夫人則用璋享。頌有璋。享獻也朝聘禮使執玉以

言圭率重也。國之所有。周禮六幣。註上公享玉圭。以馬享后璋。

以皮。侯伯子男享玉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公侯伯

於諸侯。則享用璧琮。子男於大國。享君琥。以繡。於

夫人。璜以繡。頌見也。周禮。琿圭璋璧琮。繡皆二采

一就以頌。聘註謂大夫。衆來爲頌。少曰聘。享。小有

迷職。諸侯朝天子。大有巡功。天子適諸侯巡所守

賓客盡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此言本國君待

禮於主。賓饗禮聘義所

謂再饗。宴有好貨。好貨謂幣帛飲以送酒食以勸

是也。謂燕與時賜。殮有陪鼎。殮熟食也。陪鼎則鼎杜云

無數是也。朝服設殮。牲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注羞鼎即陪

鼎也。上公殮五牢。饗餼九牢。侯伯殮四牢。饗餼七

牢。子男殮三牢。饗餼五牢也。牲一牢。鼎九。設于西

階前。牛鼎一。羊鼎一。豕鼎一。魚鼎一。腊鼎一。勝。南而陳。陪鼎一。鮮魚鼎一。鮮腊鼎一。凡九鼎。從此向

鼎。羊。臘也。在羊鼎西。一曰腊鼎。牛。臘也。在牛鼎西。一曰臘

在豕鼎西。其陪所設當西階之內。廉也。入有郊勞。

出有贈賄。入則使大夫郊勞去則賄用束。材。材。禮

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宣十二年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

於鄢。成十一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

以睦

睦謂二匡和好無隙

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

親又欲耻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誰其重此

當備者孰

此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

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

糜群也

求婚而

薦文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

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

趙武之子中行

吳

荀偃之子魏舒

范鞅

知盈

知明弟以上五人皆卿

羊

舌勝之下祁午

祁奚之子

張趯

籍談

女齊

女游

父梁丙張骼

格輔躒

苗賁皇

音坤楚越板子

音坤楚越板子

夫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

襄起兄韓

韓

須受命而使矣。

起適子

箕襄邢帶。

食邑於箕邢二人韓氏族叔禽

叔叔子羽。

皆起子

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

七上

人邑皆成縣百乘賦也

羊舌四族皆疆家也。

伯華叔向叔魚叔虎皆職子

晉人若喪韓起楊彤。

向本羊舌氏食邑於楊又號楊氏

五卿八夫。

太輔韓須揚石。

石叔向子食我

因其十家九縣。

韓七羊舌四為

十家韓氏七縣羊舌氏銅鞮楊氏平陽凡三縣

長轂九百。

將凡百乘其餘四十

縣遺守四千。

晉國之縣向有四十遺守圍者向有四千

奮其武怒以

報其大耻。伯華謀之。

句

中行伯魏舒帥之。其幾不

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

故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

殺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教叔向以

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及鄭伯勞諸圍，

鄭地名

辭不敢見禮也。

奉使未及命故辭不見鄭伯

乙丑昭六年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

子皮

公孫僑

子產游吉

子大

從鄭伯以勞諸相。鄭辭不

敢見。

不敢當國君之勞

固請見之。見如見王。

見鄭伯如以

其乘馬八匹私面。

私面謂私以已物而見鄭伯也

見子皮如上卿。

以馬六匹。

如見楚上卿

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

馬二匹。

降殺

禁芻牧採樵不入田。

禁牧不樵樹禁不

採執。

執種也禁芻

不抽屋。

抽取林木爲用禁材

不強句。

句乞也此通論誓

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

在位則廢其職無位則降其刑

舍不

爲暴主不恩實

杜註恩惠也

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

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

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

辟邪也衷王也

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小雅角弓篇胥相也言君

從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

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

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

徐儀楚聘于楚

徐大夫

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

遠洩伐徐

洩楚大夫

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

即

罷

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

乾谿在譙郡城父縣南楚之東境城父在今鳳

陽

陽府亳縣東南七十里即

吳人敗其師于房鍾。

吳地

獲宮廐尹棄疾。

剛韋龜父

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冬

叔

叔弓如楚聘。

魯叔

且弔敗也。

丙寅昭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

析羽爲旌王旌存至

於軫禮天子旌九仞曳地諸侯七仞齊軫大夫五仞齊較士三仞齊晉

芋尹無宇斷

之。

即申無宇仕於芋故曰芋尹芋音喻又字芋

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

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

章華宮在南無

宇之闈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



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

經畧。

社云經管天下畧有四海故曰經畧。諸侯正今按經度也。畧疆界也。盡四海而言。

封。

封分封之土也。盡一國而言。

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

食土之毛，誰非君民。

毛謂凡土地所生五谷皆是。杜以爲草非也。

故詩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北山

篇率循也。濱涯也。

天有十日。

甲至癸

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

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

天下所往爲王。公正無私爲公。

公臣大

夫。

天扶進人。爲大夫。

大夫臣士。

士事也。庶事曰士。

士臣皐。

皐造也。謂造成。

也。皐臣輿。

輿衆也。謂佐皐舉衆事也。

輿臣隸。

隸謂隸屬於吏也。

隸臣僚。

僚勞也。供勞事也。

僚臣僕。

僕附隨人也。

僕臣臺。

給臺下。厥後。

馬有圉。

養馬牛有牧養牛以待百事待王之今有司曰女

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言楚封內王皆王士臣

不同而供王事則一也有司豈可以我非周文王

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有亡人所以得天下也

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服云僕隱也區匿也為

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為盜藏所得所以封汝也

詰封強北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

是無陪臺也陪重也我為王之臺今開又為王事

無乃闕乎言若從有司臣之逃臣捨之不執則是

以待百事王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

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周書武成篇萃集也

故夫致死焉

杜云人欲

致死討紂

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

則法也

無乃不可乎若

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

以周文王楚文王法求之則隱盜者

亦盜盜在王

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

之

庚午昭十一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

特滅陳蔡故城之不羹音郎漢志作更一在襄

城東南有城一在定陵西北有亭皆楚要地

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

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

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

子元鄭公

子桓十五年厲國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之卒使昭公不安位見殺此言寘人不善者

齊

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

莊二十二年城穀此言寘

人喜者

臣聞五大不在邊。

五官之長也

五細不在庭。

五官之屬

也。

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

又鄭丹在

內。

齊細又

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

又問楚

蔡不憂得

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

曼伯即

宋蕭亭

實殺子游。

莊十二年宋萬立子游公子奔蕭公子游

齊渠丘實殺無知。

渠丘齊國西安縣齊大夫無知

知衛蒲戚實出獻公。

蒲齊殖邑戚弗林

若由是觀

之則害於國。

城大皆害國

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

也。

辛亥昭  
十二年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作熊  
谷作虎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

虎卽成熊字今  
尹子王之孫與

既故同出若敖豈四  
年振作亂故殺虎

或譜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

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罪其暴  
不能

去故書  
名國殺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

潁水之尾  
在下蔡

使蕩侯潘子

司馬督帥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

五子楚  
大夫徐

吳與

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

乾谿在蕪國  
城父縣南

雨雪

王皮冠

一本作楚  
子皮冠

秦復陶

秦所道形衣今按趙后  
以絳繆人爲復陶則上

衣翠被

以翠羽飾被按被會禮也衣之外復蒙被之以紫內

豹舄

以豹皮為履舄

執鞭以出僕析父從

楚大夫從聲

右尹子革夕

即鄭丹夕暮見

也王見之去冠被舍鞭

被大

與之語曰昔我先王

熊繹

楚始君

與呂級

齊大公子丁

王孫牟

衛康叔子康伯燮

父

晉君叔子

禽父

周公子伯禽

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

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

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

在今襄陽府南漳縣

率路藍縷

率路以柴爲車藍縷衣服微也

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

事天子唯是挑孤棘矢以共禦王事

供禦王不詳事蓋挑棘所

除也齊王舅也

周成王母大公女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

武王同母弟晉  
成王同母弟

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

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若我皇

祖伯父昆吳

陸終生六子長曰昆  
吳少曰李連連乃楚祖

許是宅昆

齊居  
許也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

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

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羨賦皆千乘

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

國者專足畏也

專特也四國  
陳蔡二不羨

又加之以楚敢不畏

君王哉工尹

請曰

工尹工正也  
路其名也

君王命剝圭爲

鍼秘

鍼秘也秘柄也  
王命破

敢請命

請制度

王入

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

響國其若之何

如響應音謂阿順無違逆也

子革曰摩厲以須

王出吾刃將斬矣

須俟也以已附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淫恩

王出復

語左史倚相趨過

倚相楚史名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

之是能讀三墳

伏義神農黃帝之書為墳言大道也

五典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

之言為典言常通也

八索

八卦之說為八索求其義也

九丘

九州之志為九丘立聚也

對曰臣嘗聞焉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

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

心

謀父祭公名周卿士也初父周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故曰祈父初其名也祭父不敬直言

王故附從行者以諷之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



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

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

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愔音音安和貌，式用昭明也。如

玉如金言重也。言祈父掌甲兵當愔愔安和不用以明其德思王法度用之重以形民力而不可縱

已欲以害之刑猶號陶也。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

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

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克勝

也。己身之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為仁。

壬申昭十三年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

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不與此討者比欲代君

為君故不與討賊反坐君罪書自晉歸見主謀者  
召之而不與也觀從棄疾無此則不能成其事故  
雖不與不書二子弑君而書此弑之也此固為棄疾  
君又不書君者棄疾實欲得國以此長故立之實不  
以為君此又無可否不能君也不以討賊書殺  
此者見其皆執君黨不為靈王討而私相殺也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

襄三  
十年

及即位奪遠居田

居掩之族

遷許而質許圍

遷許在九  
年圍許大

也夫蔡洧有寵於主

洧蔡人  
仕蔡

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

滅蔡在  
十一年

王使與於守而行

使洧守國  
王至乾

申之會

在四  
年

越大夫戮焉

即常毒過戮者陳其  
罪惡以拘諸軍也

王奪閭韋龜中

隼

韋龜令尹子文  
玄孫中隼邑名

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

成然  
韋龜

子郊尹治  
郊竟大夫

蔓成然故事蔡公

蔡公即棄疾故猶舊  
也建龜以棄疾有當

璧命故使其子事之

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

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

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息舟楚邑固見起城疑楚邑名

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

起有寵於子南襄十二年車裂之子從

奔蔡朝吳故蔡大夫學子之子

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

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

皆共王子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皙奔鄭詐

為棄疾命召之

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

告以蔡公不知謀入襲

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

不知其故驚起辟之

觀從使子干食

食蔡公食

坎用牲加書而速行

偽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

已徇於

蔡

已見從也

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

將師而從之

許言蔡公先使二子入楚將以師從其後

蔡人聚將執之

執

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

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

如與之以濟所欲

言蔡人若能死亡則不從棄疾命以待終之成敗若欲安定則

從棄疾命以納二子

且違上何適而可

謂違蔡公棄疾命

衆曰與之

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

楚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依陳

蔡人以國

使有國可依率其遺民也時蔡公棄治陳

楚公子比子公子

黑肱

子

公子棄疾曼成然蔡朝吳師陳蔡不羨許

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

四族遠控族許圖及葉楚居族蔡游族

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

蔡武盟而爲軍以示後

蔡公知

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

藩以駘也按宋

之盟以藩爲軍則此藩亦謂車之有屏者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

狎音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

正僕太子也按官二

子皆靈王子罷音皮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

陂

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

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

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

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

且曰先歸

復所後者劓

劓音又或鼻也

及訾梁而潰

梁王還至訾而衆散王

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里下曰人之愛子也亦

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

矣

擠也

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

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

聽人所欲從

王曰衆怒不可

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

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

具祗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公夏將欲入鄢

夏漢

水別名順水爲公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

奸王命謂斷王旗執閹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

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棘楚邑名闈巷門也

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杜云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

乙卯丙辰後傳終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

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

不忍也。子玉曰：

即觀從

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

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

王至矣。

周徧也。乙卯十八日。

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

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

詐言已殺棄疾以恐

之。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

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

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

名改也。

葬子干于訾，實訾敖。

楚人謂不成君無證爲敖。

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

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

卽蔓成然。

楚師還自徐。

去

靈王圖

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豫章註云：此時當在江北淮水。

南蓋後徙在江南

平王封陳蔡

立陳惠公吳蔡平公盧

復遷邑

九年遷許

于夷遷城父人于陳遷方城外人于許

致群賂

始舉事所許賈賂今皆致之

施舍

寬民

施與所當與舍免所應免也寬民薄征稅也

宥罪舉職

赦過失召脩廢官

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

卜尹

卜大夫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犖櫟之田鄭邑

爲取楚者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

犖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犖櫟降服

而對

降服如今之解冠謝罪也

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

手曰子母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

勤勞也王諭其意謝

其勤且命之歸將復與之謀也他年辛丑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



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

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

區區言小也。畀與也。

余必自取之。民

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

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

星辰山川。

而祈曰。

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

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

密埋璧於大室之庭。

大室。楚祖廟。巴姬。共王妾。

使五人齊而長

入拜。

從長。初。次入。拜齊。戒也。

康王跨之。

跨。過也。

靈王肘加焉。

肘。手也。

上加璧。

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

紐。

初。埋時。微露。紐。以爲識。

闔韋龜屬成然焉。

知其將立。且曰。故托其子。

棄禮

謂棄立長禮

違命

謂違當壁命

楚其危哉

危亂子

干歸

子干在晉觀從矯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

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

賈立古言棄疾與子干同惡楚王其相求如賈就市以貨物

對曰無與同好誰

與同惡

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

取國有五難有寵而

無人一也

寵發寵人

有人而無主二也

主謂內外

有主而無謀三也

謀乘機

有謀而無民四也

民通

與他國言

有民而無德五也

德已

子干在晉十三年矣

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

從游也達明

族盡

親叛可謂無主

楚俱盡而無親者

無覺而動可

謂無謀

石于干時楚未有大釁隙

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

徵可謂無德

子于亡楚人無愛思者是无德係人望

王霄而无忌楚

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

言靈王暴虐殺戮無忌人

必畏之若楚欲立子于為君涉上五難以弑靈王人少不敢

有楚國者其棄疾

乎君陳蔡城外屬焉

時穿封戌既死棄疾以蔡公兼陳寧城外方城外也屬服

屬也此言位尊而治廣自有民言

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民無怨心

苛煩細惡也上政雷則民為盜賊私欲民之願欲也順民欲則民無怨怒此

言其令德先神命之

先神群望此言獲神

國民信之

信謂寵貴為氏信服此言

寵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

季少子也此言居常

獲神

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

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于干之官則右尹也

此言無大

位而無民

數其貴寵則庶子也

于干乃庶妾子非能過稟疾

以神所

命則又遠之

非當璧不獲神

其貴亡矣其寵棄矣

賈自其母言寵

自其子言于干與稟疾皆庶妾子但于干母比之先亡母亡則子愛亦衰故不如稟疾此自無貴寵

言傳曰有寵于五人言其始也或以亡謂于干母位在下母賤也說寵子不通民無懷焉

懷思念也此言無德

國無與焉

與助也此言無主

將何以立

上不言稟疾有

主此不言于干不居常其義互見也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

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

衛姬齊僖公妾此言母貴而有寵

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

此言有人有管衛以

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

言其所奔國衛其舅也國氏高氏皆世卿此言

有從善如流

從善言如流水無阻逆也

下善齊肅

下善人齊莊肅敬言

尊之至也此言有謀

不藏賄不從欲

此言德施舍不倦

申不藏

求善不厭

申從善下善

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

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

大戎狐姬獻公妾此言母貴而有寵好

學而不貳

此言有德

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狐偃趙衰顛頡魏武

子犖司空季子

有先大夫子餘

趙衰字子犯

狐偃字

以爲腹心

有魏隼賈佗以爲股肱

賈佗不在五人列蓋叔向所賢此言有人

有齊

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卻狐先以爲內主

欒枝卻

先軫此言有主

亡十九年守志彌篤

申好學不貳

惠懷棄民民

從而與之

惠公懷公不恤民文公

獻無異親民無異

望

公子惟文公故民也望此言得民

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

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

楚共王有棄疾國有此言子干無寵

與主

棄疾當璧主國室西南隅為奧曲禮居不主與註謂尊者之道是也此言子干不禮神

無施於民

無令德

無援於外

無外主

去晉而不送歸楚

而不送

此言無民

何以異國

○穀梁曰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

虔于乾溪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

非弑也

傳例曰歸為善自謀歸次之然則歸一事弑君不得言歸此不弑之一驗也

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

其事各異自宜別書之而今連言之是比之歸遇君弑爾比不弑之二驗也 弑君者曰

不曰比不弑也

據文元年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見曰此不曰比不弑之三說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

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

殺非弑也

上謂有位在上也君位執政奉君命殺之也言弑者人人皆欲弑宜稱人以

殺之今書楚公子棄疾以當上之辭殺比之不弑

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若比欲取國而弑君者當

許不應言公子也若衛祝吁弑其君楚公子棄疾

殺公子比比不嫌也今棄疾殺之又言殺公子比

欲為君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故

嫌也慶先有取國嫌棄疾主弑慶爭欲取國亦有

嫌也春秋不以亂治亂故不以棄疾之嫌代慶之

燠書棄疾我虔而書比弒虔也舊註誤今雖釋明  
然此實不當從觀從棄疾肯以濟其事故歸獄于  
北若鄭歸生類非以燠不媿也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六小國楚

滅爲邑者汝南有吳防縣卽房平王卽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

也得復國安民之禮

○吳滅州來

州來楚取爲附庸成七年吳入之至今滅之後以對季子又以遷蔡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

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

可梅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平王

名棄疾卽位改名熊居共王子靈王季弟十三年崩立兄公子比弒靈王既而殺比



自立昭十四年即位二十六年卒  
在位十二年諡法治而無青曰平

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

西國之

上既被云上且撫其民分貧振窮

分與也貧者家必貧財振救也

窮者全無生業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

介特單身特立民也收錄之不使流

救災患災天特之宥孤寡

宥寬其賦稅也孤無父無母寡無夫無妻

赦罪戾詰姦慝詰責問也奸舉淹滯

有才德未禮任用者

新叙舊禮人未服者新則祿勲合親

有功者祿以禮之舊則叙用之祿勲合親養之有親者

比之任良物官任良選賢而任之也物官謂使

其才所宜事而官之物事也

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

召陵楚東地

好於邊疆結好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楚令

四鄰

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

即曼成然有佐立之功度節度也

與養

氏比而求無厭

養氏養由基之後

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

殺闞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闞辛居郕以無忘舊

勲

辛卽郕公辛子旗之子

乙亥

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羊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

疾也曷爲不疾苦不疾乃疾之也作戎曼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

蠻氏在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與蠻子之

無贊也

子魯也贊信也素失信於人

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

遂取蠻氏

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許之雖非而不絕祀則禮

丙子昭十七年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

吳伐楚陽句爲令尹

陽句楚穆王孫令尹子瑕也世本穆王生王子楊揚生尹

尹生令尹句

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

即公我得<sub>上</sub>流何

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

故謂舊所行事也今龜以

所卜事告神也

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

之言戰于長岸

楚地

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

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

及泉

環同也周四圍掘塹深至泉

盈其隧炭

隧出入道也守塹不合有出入道故

滿路置火以防吳人

陳以待命

隨人結陣以守舟待楚命

吳公子光請於

其衆

光即闔廬諸樊子

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

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

藉衆力取舟

衆許之使長鬣

者三人潛伏於舟側。

長載多

曰我呼餘皇則對師

夜從之三呼皆迭對

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

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戊寅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

陰楚縣名

赤工尹名

令尹子瑕城郊。

楚邑

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

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持保一世

楚子之

在蔡也耶陽封人之女奔之。

耶陽蔡邑封人

生太

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

伍奢子

費無極爲少

師無寵焉欲請諸王曰建可室矣。

室妻也

王爲之聘

於秦無極與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

秦

王自取之  
故稱夫人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

南夷也

費無極

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適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

能與爭若大城城父

卽襄城  
城父縣

而寘太子焉以通北

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

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楚人城州

來

十三年吳滅州來  
今統城而取之

沈尹戌曰

莊王曾孫葉  
公諸梁之父

楚人

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

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

挑吳謂吳本不伐能  
楚而引挑之也

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

矣戍曰吾聞撫民者蓄用於內而樹德於外內則  
外則

用外則立德教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不節用民

人曰駭。

有冠笄

勞罷死轉。

不樹德

忘寢與食。

不樂性

非撫

之也。

己卯昭二十年

費無極

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

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

楚。其事集矣。

其謀已成

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

過多矣。

謂納建妻

何信於讒。王執伍奢。

忿其切言

使城父司

馬。奮揚殺太子。

時奮揚在楚使往殺之

未至而使遣之。三月

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

城父人謂城父大夫也

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

東坡先生集卷之五  
水滸傳

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寧余臣不佞

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還周被也故遣之既而

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

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

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

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

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奢長子向為棠邑大夫員即子齊曰爾

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言已智不及員我能死爾能報

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

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尚度功而行仁也與擇

任而往知也

員

知死不辟勇也

尚

父不可棄

俱去為棄

父名不可廢

俱死無復他名

爾其勉之想從為愈

北之相從俱死

俱奔為差勝

伍尚歸奢問員不來自楚君大夫其盱食

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

即吳王僚

吳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友其讐不可從也員

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

鱗設諸焉而耕於鄙

壬午昭二十三年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父殺作庸逞作盈公作搃

吳人伐州來

楚邑名

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



救州來

時令尹子瑕以疾從師故越攝其事

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

楚師燔

音尖吳楚間謂火滅為燔令尹亡故軍皆失主奪氣

吳公子光曰諸

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

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言軍事尚威嚴若能

克勝其愛雖小國必有成功今楚不能然雖大國必敗下文言其無成事胡沈之君幼

而狂

即覺逞狂則輕率易蕩

陳大夫鬻壯而頑

鬻微舒玄孫

頓與許蔡疾楚政令不一

三國雖不狂頑然怨楚則不盡力此以上言七國不同心

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一

上言帥賤不能整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

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

無大威命謂不同心不能整是無大威嚴命令

群下也如此

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

故楚可敗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搃心矣

請侯也請侯也

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

去戰備也去戰備也

弱之後者敦陳整旅

非薄威後為強以臨之吳子

從之戊辰晦戰于鷄父

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鷄

也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

備薄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

帥左

掩餘吳王壽夢子比救陳整旅

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

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

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

國奔二國許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

陳夏徵舒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社稷

曰滅與滅國同也大夫稱不言戰楚未陳也故生

○公羊曰此偏戰也偏戰書曰曷為以詐戰之辭

言之書戰不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吳夷狄序上

也國許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

陳蔡許從蔡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

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

國則其言獲陳夏徵舒何吳少進也如書荆敗蔡以

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吳能結曰

高戰行

楚太子建之母在耶召吳人而啓之

平王在蔡娶耶陽封人之

女生建既廢太子故母歸其家耶是蔡地冬十月

甲申吳太子諸樊入耶

諸樊吳王僚之子疏云吳子過號諸樊王僚乃過之

弟于不應取過號爲名

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

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遠越曰

再敗君師

此年敗

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

之死也乃縊於遠澁

楚地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

莊

魚孫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句爲令尹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英懼吳又修之沈尹戌曰

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

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

古之天子德及遠方故四夷爲守衛若卑則四夷交

侵藉中國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親仁善鄰

故鄰國為守衛卑則鄰國交侵完四竟自守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

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言諸侯卑之時若能守已竟結鄰國使內外無虞民安習於野成三時農事則民內無憂四竟而外

無懼諸侯不必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

獲能無亡乎卑則守四境城國都則守又昔梁伯

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見秦民棄其上不亡何待

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邊竟之壘碑通人行者親

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

守守官守所守之法度也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杜註強也

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

四君皆楚先君之賢

者土不過同

方百里為一同

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

圻

地方千里為圻

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癸未昭二十四年

○冬吳滅巢

巢本附庸實為楚邑

楚子為舟師以累吳鍾離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

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鍾楚

鐘楚地跡

殪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至於豫章

之內

泗水曲也犴音岸

越公子倉歸王乘舟

也

倉及壽

夢帥師從王

壽夢越王

及圍陽而還

陽地

吳人踵

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

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

謂巢鍾離之帥

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

大雅桑柔篇

誰生厲階至今

爲梗其王之謂乎

梗病也

甲申昭二十五年

楚子使蘧射城州屈復茹人焉蘧射楚大夫

城州屈地復茹人音加

城立皇遷訾人焉

又城立皇地使熊

相謀郭巢

謀楚大夫爲巢邑然郭

季然郭卷

季然亦楚大夫使爲卷邑

蔡郭卷城在南陽葉縣南

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

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乙酉昭二〇九年庚申楚子居卒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平王庶子曰：大

子壬弱。

壬卽昭王

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

昭王母非適夫

人本建所聘秦女平王奪之者

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

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

王也。

廢嫡立庶是亂楚國之政言王子建聘之是彰平王之惡

國有外援不可

瀆也。

壬乃秦甥

王有適嗣不可亂也。

壬乃夫人生人

敗親建讐

不立秦出是敗親秦必來討

亂嗣不祥。

不立大子是亂嗣非國善事

我受其

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也？益必殺

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昭王

名士後改名軫平王子昭二十七年卽位哀六年卒在位二十七年繼法昭德有勞



報曰

丙戌昭二  
十七年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音隙 殺作郤

郤宛直而和

即子惡為楚左尹剛直而溫和

國人說之鄢將師為

右領

鄢將師楚大夫右領官名

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

賄而信讒

子常即費無

無極諸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

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

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

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

吾擇焉取五甲五兵

無極擇甲兵五事

曰寘諸門令尹至

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曰惟諸門左

先信無極之言張惟

陳甲兵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

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此役

謂春吳伐楚喪圍潛楚救潛子惡取賂焉而還又

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

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郤

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熱之其家燒子

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熱令尹將師矯令不熱

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編管編茅以覆屋者卽苦也管音奸

或取一乘秆焉乘把也秆古國人投之遂弗熱也

令尹炮之投謂國人但取管秆投之於郤宛門不舉火熱然故令尹自熱之也炮亦燒也

舊註不通 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

令終爲中廐尹令尹陽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與

其子弟亦死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郤氏費氏自以爲王

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蔽其德

明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楚卻宛

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謗詛也蓋

詛之於鬼神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卻宛與中廐尹

終陽令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

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

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

民莫不知去朝吳

年十五

出蔡侯朱

年二十

喪大子

建

在二十

殺連尹奢

即伍奢

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

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阻無不及焉所以不

獲諸侯邇無極也

不能如成莊得諸侯以迄無極故

今又殺三不

辜以興大謗

郤氏陽氏晉陳氏

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

用之夫鄆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

不愆位

三族在位素無過愆

吳新有君

光

彊場日駭楚國若

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

以自危也其矣其惑也子常曰是死之罪敢不良

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

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已丑昭三十年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

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

已丑使

楚又惡王僚有已伐楚之功

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

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

楚執政多而意向乖異不相統一莫肯爲國任

難若爲三師以肄焉。

楚也今按

一師至彼，必皆出

彼出則歸。

彼歸則出。楚必道敝。

楚必罷敝於道路奔走

亟肆

以罷之。

也

多方以誤之。

方術也如

既罷而後以

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已丑昭三十年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

楚名

楚沈尹戌

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

弦。

吳復出師  
圍弦邑

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

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庚寅昭三  
十一年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

羸而轉以歌。

趙鞅夢童子裸  
體死轉以歌

旦占諸史墨曰：吾夢

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此月也。吳其入郢

乎。

辛亥水水以六為  
成數故知六年

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

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

辰尾龍尾也。周十  
二月今十月日

會辰尾謫變氣也。庚午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食。在辛亥變氣則在庚午以庚午就辰尾言故知為

在辛亥變氣則在庚午以庚午就辰尾言故知為

庚火勝金故弗克然庚西方金也午南方火也午火勝庚金楚氣猶旺故知弗克

就庚午有譎論

癸巳定二年

○秋楚人伐吳

桐叛楚

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

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

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

舒鳩楚屬國介吳楚間此

時必與楚有隙故吳使誘楚以師伐吳吳若與師應楚而潛為伐桐然實欲襲楚故教之使楚信而

無疑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

偽將為楚

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

敗之

楚不忌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楚守巢大夫

甲午定三年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

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子

常欲之弗與

卽喪

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

唐惠侯後

有

兩肅奕馬

奕者霜跡肅奕馬也其羽如紳

高首而脩頸馬似之天下皆有

子常欲

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

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

唐侯自拘於司敗

卽竊馬者自囚於唐國司敗官

曰君以弄馬之

故隱君身棄國家

隱憂也

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

如之

言相助發馬者養馬以償君必有駿馬如肅奕者

唐侯曰寡人之過

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

子常

佩裘背獻不言裘蒙上文

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



蔡君之義也。官不共也。楚之官不能共。建蔡公之禮。明日禮不

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

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

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乙未定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

侯、靈陳子、懷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胡子、滕子、頃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

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

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齊合諸侯于楚地入

其竟無功而遷，故書侵。陋之也。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沈子不死位也。書殺之，罪蔡侯遷怒也。鼠由

又反公作浩。油，鄭地。城，專也。繁昌縣東南有城阜亭。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

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即范鞅曰：「國家

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

瘡方起，中山不服，中山即解質棄盟，取怨，晉楚同盟無損於

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晉敗楚

在襄十六年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

假羽旄於鄭，羽，利為旌。王者游車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明日或旆

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

公，子行敬子曰：「會同難，噴有煩言，噴音費莫之治

衛大夫

曰：「會同難，噴有煩言。」

噴音費莫之治。

也其使祝佗從

祝佗即大祝子魚有口才從去聲

公曰善乃使子

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

刑書若又共二

供二職

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

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

社稷動謂國遷

君以

軍行枝社纛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

師出先有事扶傳於

社謂之宜殺牲以血塗鼓為纛大祝奉社主從君方出竟

若嘉好之事

謂朝會君

行師從

二千五百人

卿行旅從

五百人

臣無事焉

祝無與從行

公曰行也及臯黝將長蔡於衛

欲令蔡先衛

侯使祝

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

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蔡始封蔡叔乃衛始封康

叔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

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爲睦。睦親也。分魯公

以大路大旂。魯君伯禽也。大路，金路，以賜同姓者。交龍爲旂，大旂九旒，旗之盡交龍者。

夏后氏之璜，半璧曰璜。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名。殷民

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

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

周。勺音杓，輯合也。將率也。卽是使之職事于魯。以就也。法周公以事周天子。

昭周公之明德。是以使六族服事。分之土田陪敦

陪敦，杜註以分魯土而增厚七百里。今按明祀宗堂有虞氏之兩敦，則音對盛泰禘器陪重也。祝宗

卜史

四官名

備物典策

典策即曾史

官司彝器

彝器禮器夏后之鷩

尋因商奄之民

商奄國名與四國流言或進散在曾按奄本國名成王即政與淮夷

管蔡叛成王滅奄遷其君臣於齊薄姑還奄民於魯曲阜縣有奄至鄉

命以伯禽而

封於少皞之虛

伯禽當時策命辭如下又康誥少皞虛即曲阜

分康叔以

大路少帛

雜帛也

績棧旃旌

即大赤績音茜染赤色草也棧音吠通帛爲旌

折羽爲旌

大呂

鍾名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

音錡

樊

氏饑氏終葵氏

即七族

封畛土略

略封塗所徑也畛界也言分封土地

之徑

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武父衛北界自圃田之北竟國田在

取於有閭之土

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

有閭之土

衛所受朝宿邑近京師取其入以供朝觀之費取於相土之東鄙以會王

之東菟

相土東都衛所受湯沐邑取其聘季授土入以共天子東巡守助祭泰山

聘季周公弟為周司空授康叔土

陶叔授民

陶叔周司徒授康叔民

命以康

誥而封於殷虛

朝畝地

皆啓以商政彊以周索

杜註啓開

也少皞殷虛皆商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索法也彊理土地皆以周法

分唐叔以大

路密須之鼓

密須商時姑姓之國今涇州靈臺關有密康公墓文王伐之獲大鼓

鞶甲姑洗

鍾名懷姓九宗

博姓唐之餘民一姓為九族

職官五正

五官之長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

即大夏今晉陽啓以夏政

彊以戎索

杜註大原近我而寒不與中國同故以戎法

三者皆叔也

康叔皆武王弟成王叔唐叔成王弟

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

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

管蔡啓商其間王室

甚音忌毒也管蔡開導  
封子武庚毒亂王室

王於

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上蔡  
七建

反放也放蔡叔以車  
七乘人七十從放

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

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

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舉書蔡仲之命  
胡仲之名也

若之

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

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

叔管

鮮蔡叔度成叔武  
霍叔處毛叔聃

曹文之昭也

文王子與周公異  
母不在八人數

晉武之穆也

唐叔武  
王子

曹爲伯甸非尚年也

曹以伯  
許居甸

服反小於晉  
是不尚年

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

土之盟衛成公不在

特衛成公奔楚

夷叔

即叔武

其母弟也

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

時王子處盟諸侯故稱王命

晉重文公

魯申

僖公

衛武

叔武

蔡甲午

莊侯

鄭捷

文公

齊潘

昭公

齊序鄭下周宗

盟異姓後

朱王臣

成公

莒期

莒公

丕

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

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畧道也莫

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及自

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

曰黃父之會

在昭二十五年事見周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

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

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



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右之曰以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敗而稱以書入郢者非得國之辭也楚尋

反國故不書滅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

出。伯州犁以黨卻氏出奔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

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因五員大宰嚭

楚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乾音冬，蔡

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舍舟于淮。納。吳乘舟從

淮來過蔡乃舍置舟於淮水曲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自此與楚

夾漢水為軍今德安府東四十里有章山舊經云豫章即今之章山左司馬戍謂子

常曰子公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

還塞大隧直轅冥阨戍欲悉起方城外人毀其淮

塞其漢東大隧直轅冥阨三險道使不能陸遁避冥一作真子濟漢而伐之我

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

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木椎我用革也革堅不可久也

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史皇亦楚大夫楚人惡子而好司

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險道之總名是

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不免於禍乃濟漢而陳

卷之三十一 九

自小别至於大别小别在今漢川縣大别在漢水南入江處三戰子常

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

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盡力死戰可以免先食賄致寇罪說音脫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栢舉楚地闔廬之弟夫槩王

晨請於闔廬夫音扶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

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

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

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

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

廣死乘廣並去聲以戰死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

槩王曰。因獸猶闔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

我若使死濟者知免。後者慕之。幾有闔心矣。半濟

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

將為食。吳迫及之。故奔不得食也。食而從之。敗諸雍蒧。吳食楚食

於雍水濱。五戰及郢。已外。楚子取其妹季芊。昇我以出。

世族譜。季芊昇我。皆平玉女也。涉睢。睢水出新城

至技江入江在郢都。西是楚西走。鍼尹圉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

以奔吳師。以火燒係象尾奔吳師以驚却吳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

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吳以位大處楚宮。使夫槩王

欲攻之。懼而去之。子山。楚叔父去其宮。夫槩王入之。左司馬

戍及息而還

及新息之地聞楚不及施其謀而還

敗吳師于雍莒

傷

敗吳師身被創

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為禽焉

成先為吳臣故耻為

所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

句音鈞吳人為司馬臣

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

可謂可任免首託也

三戰

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剽而裹之藏其

身而以其首免

句卑布陳其裳司馬自剽而句卑裹其首於裳也

楚子涉

睢濟江入于雲中

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婁也鄧析在江北睢東王

走西滅睢又南濟江乃入于雲中

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

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

邑名鍾建負季辛以從

楚大夫

由于徐蘇而從

于以背受戈闔廬而從王

鄖公辛之

弟懷將弑王

辛卽閼辛蔓成然子  
鄭邑大夫弟名懷

曰平王殺吾父

昭十四年平  
王殺成然

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

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違

彊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

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闞辛與其

弟巢以王奔隨

隨卽義陽隨縣  
其國在楚之東

吳人從之謂隨人

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

於楚而君又竄之

竄匿  
藏也

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

施及寡人以獎天東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

之

吳欲滅楚以漢東田分隨

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

期似王

昭王兄公子結也似昭王

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

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

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

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天唯一人。

不必殺平王

若鳩楚。竟敢不聽命。

鳩安集也

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

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

鑪金仕於隨者。因初仕於子期。故與隨約。無以楚王

與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

以一時要言爲利

王割子

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當心刺血與隨盟

初伍員與申包胥

友。

包胥楚大夫

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

與覆同傳

以爲報非

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

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

食上國虐始於楚

封大也荐重也謂連食不已上國中夏衆諸侯國也言吳貪害

如蛇豕欲類食諸侯今且先食楚

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

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

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

及吳未成

功秦出師取地與楚分之若楚不能爲國遂亡則士皆秦之土是秦有利

若以君靈撫

之世以事君

若以秦君庶靈出師不取地却吳師以撫存楚則楚世事事秦亦有利

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

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

伏猶也

下臣何敢卽



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

曰秦哀公爲之賦無衣

秦風篇取王于與師備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

與子

階行九頓首而坐

每賦一章三頓首而後坐

秦師乃出

○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

故大而進之書

子其憂中國柰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

以干闥廬闔廬曰士之甚

謂賢士也穀梁作大之甚謂孝至大

勇之

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

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厲君之義

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

裘焉囊瓦欲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

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於河曰天下諸侯苟  
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  
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  
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  
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

其爲可以復讎

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

父無

罪不當誅子報讎可也

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

若父有罪當誅

子報讎爲不可其讎之子必又復

之是推刃之道一往一來曰推刃

復讎不除害

取

身而已不得無讎子恐後日害已而殺之也時員

因吳之衆隨平王之墓燒其宗廟而已

王雖可

得殺不除去傳釋員

朋友相衛而不相迥

朋友謂

齊也君臣言朋友者謂其同志好如詩言朋友攸  
攝亦指君臣也趨音岐又玄通友先也謂不顯故  
伍勉力先性意傳釋  
不以子齊爲兵首

古之道也庚辰吳入楚吳何  
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柰何君舍于君室  
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曰庚辰吳入楚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  
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

言楚無人  
故能如此何以不言

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柰何昭王之軍敗而逃  
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  
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  
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

而三敗吳人復立

楚復立

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

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丙申定五年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

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

稷楚地

大敗夫槩王于沂

楚地

吳人獲

遠射於柏舉

遠射楚大夫

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

帥於軍祥

奔徒楚敗卒也軍祥楚地

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

以從

吳伐楚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

王號夫槩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傳終言之堂谿楚邑在蔡州遂平吳

師敗楚師于雍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音君地名

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

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

祀鬼神食氣曰歆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

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楚地吳子大敗吳子乃歸囚

闔輿罷罷音皮楚大夫闔輿罷請先遂逃歸言吳惟得楚一大夫復失

之葉公諸梁之弟后臧諸梁沈君戍子從其母於

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為其棄母歸故不正面視后臧○楚

子入于郢。初，闔辛聞吳人之爭宮也。即郢曰吾聞

之，不讓則不和，不和則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

有亂。吳在楚爭則平，素無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

定得其國而安定之。也，舊以楚屬下句非王之奔隨也將成於成曰。夏

竟陵縣有曰水出。即郢山西南入漢藍尹豐涉其帑，不與王舟。藍音

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

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也，識前

王賞闔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闔巢申包胥。王

孫賈、宋木闔懷。九子皆從子西曰：請舍懷也。以懷

王。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申包胥曰：

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旣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

旗。其又爲諸

即成然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王殺之

遂逃賞。王將嫁

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

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

司樂大夫

王之在隨也。子西爲

王輿服以保路。

補註恐民潰散以安道路人心

國于脾洩。楚邑聞王

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

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

如而也言自知不能當辭不行

城不知

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

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

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丁酉定六年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

圖廬子夫

敗楚舟

師獲潘子臣小惟子

惟一本

及大夫七人楚國大

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楊

陵師陸

令尹子

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都

遷都於都地改郢為

郢故曰遷郢於都

而改紀其政

改而新之紀而理之

以定楚國

乙巳定十四年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

頓以頓子牂歸

孫公作子牂作檢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丙午定十五年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



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  
二月楚滅胡

庚戌哀四年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作曼

夏楚人既克夷虎

夷虎夷狄叛楚者

乃謀北方左司馬敗

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

蔡之遺民遷於此邑負函楚地

也致方城之外於繒關

繒關亦楚地

曰吳將沂江入郢

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龍襲梁及霍

一昔一夜也梁河南梁縣二南故城

也梁南有霍陽山昔戎蠻子之邑爲霍

爲備吳夜結期襲二邑出其不意也單浮餘圍

蠻氏

單浮餘楚大夫

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

陰地河南山北自上

雒以東至陸渾

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

司馬起楚豐析二

邑及扶表以軍臨上雒地析  
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  
左師軍於菟口口上雒

和右師軍於倉野上雒有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

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

欲晉同惡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

赤執之士蔑請諸趙孟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有范

行氏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

九州戎在陸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

地陸渾者卜城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

三戶即舟水縣也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

而盡俘以歸楚司馬既僞爲蠻子作邑  
立宗廟以誘其民執歸楚

○公羊曰。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

子北宮子曰。辟晉伯而京師楚也。

壬子未六年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

春吳圍陳楚出師城父救陳見陳

卜

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

死。

謂卜戰不吉

棄盟逃讎亦不如死。

棄平王與陳盟誓逃避吳讎謂不返

不吉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

申即子西昭王

也。則命公子結亦不可。

特即子期亦昭王兄則命公子啓五

辭而後許。

啓即子闞亦昭王兄

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

冥。

大冥陳地吳師所在

卒于城父。子闞退曰。君王舍其子而

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

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

潛師密發

也。閉塗不通。外使按禮。殯者以輜車盛。逆越女之

照攢木於上。以泥塗閉塗。謂匿其喪也。

子章立之。而後還

越女昭王妾章即惠王

是歲也。有雲如衆

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大史。周大史

曰。其當王身乎。

日為人君象有妖氣故當王身惟楚見之故不及他國

若祭

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

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

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

夫請祭諸郊。

請即楚郊望祭河神

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諸侯望祭竟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江經南郡江夏陽安豐漢經

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睢經襄陽至南郡枝江

縣入江漳經襄陽至南郡當陽入江四水在楚界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

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

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

安邑皆在冀州夏書五子

教作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

底滅亡與書小異引之以明率常楚昭祀竟內山

祀河不又曰允出茲在茲此也指己身言引之以明

由已楚昭知禍福在人

由已卒常可矣

惠王

名章昭王子哀七年即位位五十七年卒謚法柔質慈民曰惠

壬戌哀  
十六年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

又辟華氏之亂於鄭。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

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建求復鄭而鄭復之

也。晉人使謀於子木。謀音謀游傾也子木即大子建請行而期焉。

請行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訖之。鄭人省之。

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白勝在。吳子西欲召之。

葉公曰：吾聞勝也許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

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

曰：周仁之謂信。周完復也仁無私也率義之謂勇。率循行也義義理也

吾聞勝也好復言。非周仁而求死士。非率義殆有私乎。

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

處吳。竟爲白公。

白楚邑汝陰襄信縣西南有白亭公邑宰也

請伐鄭。

報

子西曰。楚未節也。

猶言事未就叙

不然。吾不忘也。他日

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

楚與鄭盟

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

子西黨鄭是即鄭勝其人其報讎爲不遠

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

公子結

曰。王孫何自厲

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

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卯。余翼而長之。

勝如鳥卯我如息覆

翼而長育也

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第用人次第也

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

言已必殺令尹不得其死

若令尹得其罪其官豈他人敢爲而非我邪令尹不憂死而憂我之官所以爲狂子西不

悅勝謂石乞乞勝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

可矣乞曰不可得也言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

者一本作熊相宜僚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

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之作亂宜僚拒之承之以劍

不動勝曰不爲利誣告之故必不爲威惕指承之劍不

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有上二者必不泄漏人言以求媚故舍而去也吳

人伐慎楚邑也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與吳戰所得

之杖兵器皆備而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

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於子期



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

而後死。

豫章大木也。

石乞曰。焚庫弒王。

焚庫以息人欲弒王以絕人望。

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

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

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

蔡。邊州。楚并其地爲邑。方

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徵幸

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

險。險惡。非平易也。徵。求也。幸。謂不當得而得之也。饜。食。

足也。言行險徵幸者。肆欲無厭。是人必不堪。如物偏重必離。敗。

聞其殺齊管脩也。

而後入。

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七代孫。

白公欲以子閭爲王。

子閭五辭王者。

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

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

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

以王如高府。

高府楚別府名

石乞尹門。

高府尹

圍公陽完

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

圍公陽楚大夫兄高府之宮。負惠玉以如王母

越女夫人宮

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

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

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

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

也。

若望年谷計日月以幾及之。若見君是得穀之艾獲也。

民知不死。其亦夫

有奮心。

民知葉公在則與討賊心

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

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

上言葉公遇得民心

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

國矣

栢舉殿子丙子期二子功多

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

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

使國與國人攻勝一本作與國人

白公奔

山而縊其徒微之

匿其尸也

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

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

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

乃烹石乞王孫燕奔潁黃氏

燕白公弟潁音潁黃吳地

沈諸

梁兼二事

命尹司馬

國寧乃使寧爲令尹

寧子丙之使

寬爲司馬

之子期

而老于葉

傳終

○王與葉公教卜

子良以爲令尹。

枚卜不斥言所卜事也。子良惠王弟也。

沈尹朱曰：吉。

過於其志。

志望也。

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求？他

日改卜子國。

子西之子寧也。

而使爲令尹。

甲子哀十八年。

巴人伐楚圍鄧，楚邑。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

觀瞻曰：

瞻，開卜大夫觀從後。

如志，故命之。

命，爲司馬。

及巴師至，將

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

者，已卜不必再卜。

如志，使帥師而

行，請承。

承，佐。

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

析舉役寢尹、吳由子。

以背交戈，王尹遠固執，楚象奔吳師皆有勞。

三月，楚公孫寧、吳宙于遠。

固敗巴師于鄧，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

知用其慮。

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

元龜。

夏書大禹謨信。

筮卜之官。敵斷也。昆後也。言其是。謂乎志曰。古先斷以志而後命卜於龜。 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乙丑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

公孫寬追越師。至真越地。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

東夷越地。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種之夷與楚盟於東夷故

地

春秋左傳類解楚卷之二十終